



饺子馆

JIAO ZI GUAN

贾平凹◎著



林青为研究《邵子神数》，

制造了这毛竹八卦阵。



饺子馆

JIAO ZI GUAN

贾平凹◎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饺子馆 / 贾平凹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11-9354-7
I. ①饺… II. ①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8711号

饺子馆

作 者：贾平凹
丛书策划：要力石
选题策划：刘志宏
责任编辑：刘志宏
特约编辑：张 程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封面插图：马文丽
照 排：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0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354-7
定 价：38.00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目录

CONTENTS

2000年后新作

饺子馆 / 003

猎人 / 026

阿吉 / 043

处女作

满月儿 / 077

成名作

商州初录 / 091

代表作

美穴地 / 195

黑氏 / 234

目录

CONTENTS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废都（中篇） / 271

印象记

他为文学而活着 / 331

贾平凹的文学意义 / 333

对话录

关于商州 / 341

关于对贾平凹的阅读 / 360

后记 / 370

著作目录 / 371

大事年表 / 378

小传 / 380

2000年后新作

饺子馆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董存瑞去炸桥上的碉堡时是和他的战友一块去的，战友是河南人。河南人让董存瑞手撑着炸药包，说，我去寻个棍儿来支。河南人一去却再不回来，总攻的号角吹了，董存瑞只好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是一边拉导火索一边喊“河南人——你日弄了我……”就牺牲了。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会，因为上海离西安远。河南人就不行了，骂西安人“日巴要”。“日巴要”是西安的土话，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

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

时间是中午，咚，门被脚蹬开了，胡子文领着三个中学时的女同学进来吃饺子，胡子文说：“日巴要，这么小个饭馆！”同学说：“不小啦，再大的饭馆还不都是只吃一肚子。”胡子文说：“那就委屈各位了！”同学说：“是荣幸，文联组联部的主任平日都是吃请哪有过请吃的？”胡子文笑着说：“这倒是。”勾着一个指头把服务员招来，问都有什么馅儿的饺子，服务员很热情，忙说了两个“中，中”。胡子文说：“怎么说河南话？”服务员说：“老板是河南人，要求我们必须说河南话。”



饺子馆

JIAOZIGUAN

胡子文说：“这才是怪事，日巴要，我就要你说西安话！”服务员说：“对不起，这是我们饭馆的特色。”胡子文有些躁了：

“把你老板叫来！”服务员转身走去，同学劝胡子文：“说河南话就说河南话吧，只要饺子好吃，生什么气呢？”胡子文就笑了笑，把眼镜卸下来放在桌上，一边松着领带一边逐个询问同学的近况。三个女同学大概说了一下，因为都混得不好，有些不好意思。胡子文说：“好日子会有的，以后就顺了。”一仰头，瞧见从收银台处有一个黑矮胖子迈着步子走了过来，就把眼镜又戴上，说：“工厂效益差，可以辞职自个干么，比如卖服装……”

一个同学说：“老板真的来了！”胡子文已经估摸过来的是老板，哼了一下：“农民！”接着说，“人家农民进城都赚钱了，城里人倒混得没头没脑了？”那个同学一直在看着过来的老板，低声说：“这么个黑胖子，怕是黑道上的人哩。”胡子文当然不能和一个黑道上的人论理了，老板站在了桌边，张口才要招呼，胡子文偏不理会，继续给同学说道理，甚至说到了古人：“熬过一段前景就光明了，古人也说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黑胖子和蔼地说：“斜字在这里恐怕不念邪音，该是念峡音吧。”胡子文猛然觉悟斜字是要念作峡音的，耳梢红了一下，却随之眼睛也斜了，说：“你是这里的老板？”胖子说：

“小门面，不成体统。”胡子文轻笑了：“我难道不知道念峡音吗，我是故意试试你的！西安自古居不易，我要看看一个河南人在西安怎么就办红火了一个饭馆？！还行，老板！”老板更加和蔼了，胖脸上开始出现酒窝，酒窝不是在腮上而是在两眼角下，显得憨厚又滑稽，说：“我是从河南乡下来的。”胡子文说：

“这看得出来。”老板说：“我小学没毕业，到西安怕人瞧不起，多认了些生僻字罢了。”胡子文说：“平日看些什么书？”

老板说：“就是字典。”三个同学嘎地笑了，胡子文却说：“这倒是捷径。书用不着看得多，这如口袋上插钢笔，不插是文盲，插一支是小学生，插两支是中学生，插三支四支了就成修理钢笔

的。”老板说：“说得好，先生是文化人？”胡子文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老板立即惊乍：“是文联主任呀，我没文化就最尊重文化人！服务员有眼无珠，她把界石当兔哩……”胡子文对同学说：“听懂了吧，这是乡下的歇后语。”老板说：“不好意思，说几句就露了底了……主任，我能不能和你照个相？”胡子文说：“行么。”服务员立马跑到后室拿来了相机，就给胡子文和老板合影，说：“主任你笑一笑。”胡子文没有笑。拍了一张，老板说他可能眨眼了，要求再拍一次，又是咔嚓一道闪光，胡子文的眼睛被光耀得发花，一边揉着一边说：“那就和三位副处也合个影吧！”胡子文指的是三个女同学，三个女同学面面相觑，老板说：“副处？这么年轻的小姐都是副处级了？！”三个女同学笑作一团，说：“还是小姐？小姐都在家里，这里的是小姐的娘喽！”老板说：“城里人面嫩。”一阵拍摄后，老板让服务员上菜上酒，说能结识三位文化人真是三生有幸，这顿饭就算是他请了。胡子文偏把钱包掏出来，说：“那不行。”老板说：“这你就不给我面子了，难道以后不让我再求教你啦？”胡子文说着就把钱包装进口袋，说：“那就简单上几个菜。”

胡子文就这样认识了饺子馆的老板。老板叫贾德旺。胡子文觉得这个河南人有辅导性，往后的日子就常到饺子馆去。胡子文每次去，都显得很匆忙，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弯着抱一堆书和杂志，不是说吃罢饭要去审查一个歌手赴京参赛的节目，这个歌手是他在歌厅发现后推荐给音乐家协会的，就是说下午有一个业余作者要拜会他。他说：“这孩子潜质不错，你瞧瞧，新发表在这份杂志上的小说蛮有味道啊！”贾德旺就说他不懂小说，狗看星星一片明。胡子文说：“你还是读字典？”贾德旺说：“字典够我读一辈子了。”胡子文说：“那你就好好给咱赚钱，如果人人都只读书，社会也害怕了。”贾德旺就殷勤地把饺子端上来，又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问照片放大了挂在墙上好看不好看。胡子文瞧着墙上已挂着的他和老板的合影，心里受活，嘴上



饺子馆

JIAOZIGUAN

却说：“这让我给你做了广告么！”贾德旺说：“秃子要沾月亮光呀！”胡子文吞进一颗饺子，舌头搅着，说：“沾就沾吧，不帮朋友又帮谁去？”贾德旺就忙添酒，胡子文说：“酒不敢再喝了。”又吞进一颗饺子，他觉得饺子很香。

胡子文再一次领了三朋四友去饺子馆，贾德旺没有在，他问服务员：“老板呢？”服务员在旗袍开叉处抓痒，赶忙侧身靠了墙，说：“去银行了。”一句话未落，贾德旺推门进来，一把将胡子文抱住，说：“你不想饺子，我倒想你了！”胡子文一一介绍了朋友，贾德旺说：“那几个副处没来？”胡子文说：“哪儿的副处？”贾德旺说：“一起照过相。”胡子文嘎嘎大笑：“日巴要，我给你说个段子吧。”贾德旺说：“你们西安人爱作践我们河南人，是不是又说董存瑞的故事呀？”胡子文说：“那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干部在歌舞厅问小姐是不是处女，小姐说这该怎么说呢，要是处女，我怀过孕，要说不是处女，我还没结婚，就算是副处吧。”贾德旺恍然大悟，拿拳头捶着胡子文的肩大笑，一笑，一排牙掉下来。贾德旺是假牙，他把假牙又塞进嘴里，说：“今日来的都货真价实？”胡子文严肃了：“虽不是干部，可尽是些文豪哩！”贾德旺便指使厨房先弄一桌菜，专挑了那个穿旗袍的服务员往上端。服务员漂亮，几个人话就多了，不说人漂亮而说旗袍漂亮：“小姐，能不能让我抱抱你的衣服？”服务员害羞，端一盘菜放下了，慌慌就退下去。胡子文说：“小姐，你得报名哩！”服务员再端一盘菜来，说：“王桂花！”又端上一盘菜放上了，说：“王桂花！”胡子文说：“让你报菜名不是报你的名！”大家就笑这是个河南农民开的店，就议论起文化界的人人事事，有人说从北京来了个著名诗人，市上接待的规格很高，从机场接回来用警车开道哩。胡子文说：“你知道他的代表作吗？”那人说：“不知道。”胡子文说：“我也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他是人人都知道的著名诗人而人人都不知道写过什么诗的著名诗人！”那人说：“日巴要！不服一人或见

人就服都是妄者。你是妄者。”胡子文说：“对不起，那不是妄者，是僕者。”那人说：“我把它念妄者。”胡子文说：“文化人老念错别字就丢脸了！”那人说：“好，好，你能行，我给你写个字你认认。”指头蘸了酒在桌面上写，写的还是一个行字，但行字的左右两部分得很开，成了两个字。胡子文认不得。在座的人都认不得。胡子文说：“你说是什么字？”那人说：“我问你呢？”贾德旺端了酒杯过来要给大家叙一杯，看见桌面上的字，说：“这念耻和厨音。”大家都抬起头，对贾德旺刮目相看了。胡子文趁机说：“贾老板可是满腹经纶哩！”写字的那人喉咙干咳了一下，较了真儿，伸手又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子”。说：“这怎么念？”胡子文瞅了瞅，说：“那一笔是平的还是斜的？”那人说：“斜的。”胡子文说：“我认得它，它认不得我。”贾德旺说：“地耶杰的杰，念杰音。”那人说：“错了，念决音！”贾德旺说：“念杰不念决。”双方各持己见，争执起来。胡子文说以字典为准，饭馆里有字典没？饭馆里当然有字典，服务员立即跑到贾德旺的办公室拿来了字典，字典已经污损不堪，翻了半天，查出来了，子字是读杰音。桌面上的气氛有些尴尬，贾德旺一抹袖子，将那个字擦了，给大家斟酒，说：“关公门前耍大刀，我玩胆大哩，正好碰上我认得这个字，瞎猫碰上死老鼠了！”大家也就说：“你这个河南人不像河南人。”胡子文说：“吃羊肉图膻哩，没膻味了就不叫羊肉。”贾德旺说：“我是河南人。”大家说：“河南人把耍猴能称做文化娱乐活动，你肚里墨水不少倒还开了饭馆！”失败了的那人一时落寞，出气不顺，撅了嘴拿筷子也不夹菜，梆梆在桌沿敲节奏，旁边的一位便给他台阶下，随节奏哼了一句流行的歌：“我们的大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不对，”失败了的那人说，“是五十七个民族！”

“还有哪个民族？”

“担族。”



大家就拿眼睛看贾德旺。因为说担族，大家都明白是指河南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遭水灾，大量的灾民挑着担儿逃来西安，西安人便称河南人为河南担。而现在在河南人开的饭馆里吃饭，又当着饭馆的老板说担族，大家都觉得贾德旺要生气了。但是，贾德旺没有生气，脸定得平平的，说：“你还少说了一个民族。”

“哪一个？”

“耍族。”

“耍族？”

“耍族。”

贾德旺笑笑的，一笑又出现了眼角下的酒窝，憨厚又滑稽。贾德旺笑过之后转身走了，大家猛地晓得是耍族指的是日巴耍族，是贾德旺在戏谑了他们这些西安人。西安人的好处是爱戏谑别人而受别人戏谑了也不上怪，贾德旺戏谑得有趣，就也都笑了，倒惹得失败了的那人骂道：真当的是日巴耍！

胡子文和他的朋友受了戏谑后，一连十天，再没去饺子馆，第十一天，他却在一家茶社里拨通了贾德旺的电话。

“喂，儒商！”

“你这是在骂我哩么。”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可咱是卖饺子的呀！”

“你是想挣些零花钱了就回河南乡下去，还是要在西安当餐饮界龙头？”

“我要给鸡戴暗眼呀？！”

“日巴耍！”

胡子文咔嗒把电话挂断了。

电话突然挂断，还拿着听筒的贾德旺喂喂了几声，立在那里发了愣。发过愣了，拿过字典在翻，蓦地觉得不对，拔脚就赶往了茶庄。

胡子文正要结茶水钱，让服务生打个折，服务生请出示打折卡，胡子文没有打折卡。没有打折卡是不能享受打折的，胡子文说：“你们老板呢，让你们老板来！”一扭头，瞧见玻璃窗外贾德旺往里瞅，一张脸压扁了个大柿饼状，挥手让服务生走了，继续吃茶。贾德旺就进来了，说：“处长生气了？”

“你要不来，我永远也不会见你了。”胡子文说，“弹琴不能给牛弹，朽木上雕花雕不成还坏我手艺哩！”

“上次冒犯了你和你的朋友，还望包涵。”

“冒犯得我要让你发大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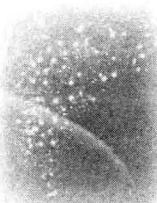
贾德旺就坐下来，憨厚而滑稽地笑，并且用手指将胡子文面前桌上的茶水痕拭擦了一下。两人就叽叽咕咕说起来。胡子文说话要做手势，说着说着身子就坦靠在沙发上，贾德旺先是低着头，再是抬起头，渐渐距胡子文越坐越近，末了就侧了身子，只将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上了。

“就这么吧，”胡子文说，“下午我还要开个会的。”

“到底是文化人，点石成金！”

贾德旺满怀喜悦，主动将茶水钱掏了，两人出门，又抢先把门拉开，拦了出租车，付了车费，还叮咛司机开慢点，一定要安全送到。

从此，贾德旺每天在饭馆门口竖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个极生僻的汉字，注明凡是来饭馆的顾客若能认得此字，即用饭菜酒水全部免费。头三天，广告牌上的生僻字竟无一人认得，但消息却传开来，说南大街那个开饺子馆的河南人是个儒商，办的饺子馆富有文化味。越是认不得的生僻字越是有更多的人前来要认，饺子馆的生意陡然火暴，往往顾客没有座位，就在饭馆门口排长队等候叫号。到了深夜，贾德旺把饭馆的前后门关了，让三个员工在那里点钱，自己则在旁边翻字典，寻着一个生僻字，写下来，问点钱的员工：“认不认得这个字？”员工不认得。又写一个，员工还是不认得。贾德旺说：“你能认得个啥？”员工





说：“我只认得钱。”贾德旺发了一声恨，却笑了，说：“这也是，认得钱就好！”寻生僻字寻到十多个了，一时再寻不出，一个员工说：“老板，我写个字也认认。”贾德旺说：“用河南话说！”这个员工是从陕西乾县招来的，学说河南话说得不好，就不说话了，拿指头在地上写了个墨字。贾德旺当然认得这个字念照音，也知道这是埋在乾县的那个武则天在生前就自造出来的字，但贾德旺的脑子一下子活了：“何不也自造些字呢？”于是，第二天，饺子馆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七个字谁也不认得，下联七个字谁也不认得。门口时不时有了争论，贾德旺听着十分得意，专等着一伙人进来让他定夺正误，贾德旺偏笑而不语。这一日饭馆才打了烊，有服务员慌张张过来说：“对联的一半被撕了！”贾德旺说：“是谁认得了那些字？”跑出来，一只游狗就在旁边，嘴角还叼着一团纸，就乐了：“这是只文化狗嘛！”着人把狗撵到饭馆，拴在厨房后每天喂骨头养着。

一年后，这只狗养得肥头大耳，贾德旺的饭馆也扩大了门面，左右两边的店铺全都吞并，又把上边的二楼买下，饺子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发展成了饺子宴。西安的电视台请他去做节目，贾德旺当然说的是河南话，好多人都觉得这河南话蛮好听的。任何企业有了钱，肯定就有人来要拉赞助了，比如报社需要办个征文比赛，电视台需要插播放一部新片，还有音乐会、艾滋病预防宣传、书画联展，贾德旺都掏了钱，胡子文也就来了。

“生意好得很啊！”胡子文用河南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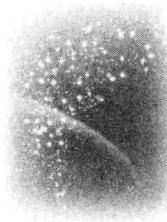
“你也说河南话了？”

“现在不是春节冷清而圣诞节热闹吗，前几年广东发达了，到处是广东话，再过几年西安恐怕要规定河南话是第二语言了。”

“都是托文化的福！”

“是要打文化品牌！”胡子文说，“听说你又给一个观赏石协会赞助了？”

“要是五年前向我借二百元钱，那我拿不出来，现在也是回



报社会么。”

“小勺子也会把一头牛炒完的！如今兴建设企业文化，你为什么不往饺子文化上想些招呢？你知道不知道‘马太效应’？”

“不知道。”

“不知道算了。”

“我是狗咬汽车不用脑子！”

“不要说这农民的话！”

“可我就是农民啊！”

“你不是农民！”胡子文说，“你记住，你现在是饺子王，是西安著名的儒商！”

“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了，开一个饺子文化研讨会，把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教授请来，研讨会的规格越高，饺子馆的声名越大，将来可以去北京上海广州开饺子宴连锁店么！”

“嘿嘿嘿。”

“嘿嘿啥的？”

“我这是狗吃麦苗装羊（洋）呀！”

“又说农民话了？！”

“我能把专家学者教授请来？”

“这有我哩，以文联外联部名义来请。”

“那你给咱整！”

“这还像个大老板的气派，办大事就得有八个字：整大，煽起，咚匀……”胡子文不说了。

“那最后可不能尻管呀！”

“你也知道八字方针？”胡子文笑了，“我怎么能尻管呢，我策划过的事没有不成功的。”

“那你做个计划表，看得多少钱。”

胡子文在夜里起草了一个详细计划表，各项开支用费一合计，得二十五万元，笔一挥，写成了三十万。翌日，贾德旺认认



真真审核了计划表，他决定只拿出二十万元。贾德旺用一只破面口袋装了二十万元提到胡子文家里时，胡子文没在家，在朋友家里搓麻将，老婆电话里说：“贾老板给咱行贿来了，你快回来。”胡子文说：“你尽想得好，那是会议经费哩。”老婆说：“还送来一只狗，狗肥得很肥得很。”胡子文赶回来问：“这是多少钱？”贾德旺说：“二十万元，你点点，给我打个收条，将来会毕了你拿票证来换条子，花销不敢突破这个数。”胡子文有些不高兴。贾德旺说：“我打问了，会议机票和宾馆客房都打折哩。”胡子文还是阴沉着脸。贾德旺便拍着胡子文的肩称兄道弟了，拿出一份聘书，说：“我请处长老兄当顾问，顾问当然要有顾问费，一个月一千元！你不是说嫂子喜欢狗吗，我把我的狗送来了，狗一分不取，拴狗的那条绳子是用皮子拧的，也一块送啦！”胡子文说：“我的大老板呀，你到处赞助，我以为你是出手大方的人，原来你和上海人一样，精明又小气，你要明白我这是在包装你，搭了台子让你唱戏哩，日巴要！”贾德旺说：“这我怎么不明白呢？你瞧瞧这钱，都是零票子积起来的，每张票子都油腻腻的，也不容易啊！这些钱办会可能手头不滋润，以后事情真的弄大了，有我的就有你的。你知道我贾德旺毛病不少，但能从河南乡下到西安站住脚，得益于就是爱朋友嘛！”胡子文说：“不说啦，那就这样办吧。”贾德旺说：“那你给我笑笑，你不笑，我心里不踏实。”自己先笑起来。胡子文见贾德旺黑胖脸上又出现了眼角下的酒窝，也就笑了。

胡子文真心以文联外联部的名义邀请了十多位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很快地在西安召开了“饺子文化研讨会”。贾德旺很谦虚，对各位专家学者教授毕恭毕敬，他愈是这样，专家学者教授愈尊重他，开幕的那天让他坐在主席位上。贾德旺坐在主席位上只让人拍了一张相就离开了，此后就回到饺子馆再不露面。专家学者教授对贾德旺印象极好，也满意这次会议商业味道淡，便围绕着饺子文化畅所欲言了。专家学者教授却有一个秉性，什